

移動的與一直存在的 /釋見錄

五祖傳法給惠能後，叫惠能快離開，惠能問：「向甚處去？」五祖指點惠能後，二人來到江邊。夜已深，五祖把櫓搖船。惠能說：「和尚請坐！應是弟子搖櫓。」五祖說：「應該是我度你。」惠能說：「迷的時候由師父度，悟了就要自己度；度的名稱雖然一樣，但它的用處不一樣。現在已開悟，只應自性自度。」就這樣，惠能自己搖起櫓來，江水緩緩推著小船前進，輕輕風吹來，坐在船頭的五祖能確定給惠能的「向甚處去」，是最好的建議嗎？搖著櫓的惠能，又是什麼樣的眼神望著前方？這一年是公元 661 年，惠能 24 歲。

2016 年，悟因長老尼領著大眾來到廣東南華寺的六祖惠能真身座前，在反光的玻璃罩中，一個略微駝背端坐、黑黝黝的不清晰面容，彷彿望著前方。悟因長老尼描述著文化大革命時真身被傷害性地對待。這個駝著背黝黑臉的老和尚，堅持了一千三百多年，那些追殺、藐視、攻擊乃至潑他糞、拿刀割他身體的人們，早已消散，而他還堅持著……冷不防前方的悟因長老尼大聲說著：「這就是信心。」

信心是什麼？無論面對的是農村邊鄙的自卑或相對的優越；犯錯的罪惡感或相對的正義感；驚嚇恐懼或相對的愛與寬容，並沒有被劃分的人，不會有應當或剩餘，一切差別的原則或終極的差異性，儘管被感知到，但這些都不觸及所有的根基——人類的本質不能被摧毀或恢復，不會有與自身一致的不可能性，「無常」摧毀一切，一切毀壞中「常」就留存了下來，而人的修行恰恰就是這樣一種留存，不提供另外一個身分，是自身產生了張力。重點是一直走下去，「去了就知道，而不是止步不前。」於是，惠能過了江；而對於惠能「向甚處去」，五祖只管坐在船頭吹風，干卿底事！

本期雜誌專輯的安排，是嘗試在表象與思想，圖像與經驗之間指出：在身體、在精神；在個體、在全體——人，都與諸如維度、形式、能量或不可還原的東西不同，但那個是什麼？不如就這麼試盯著看，在反光的玻璃罩中，那略微駝背、黑黝黝的不清晰面容上，千百年來望著前方的眼神吧。